



忆往昔

1968年12月，学校分配我去江西小三线军工单位——人民机械厂。因为保密，厂址不知在哪。拿着录取通知书从上海乘长江轮三天两夜停泊九江码头，再背着行李乘卡车进山。

车从九江启程，经过传说三国周郎点将的烟水亭，颠了颠火车站铁轨，几里外是闽赣物资供应站。

往南百米开外是赛城湖闸。一条铁路支线自东南斜插而来。数年后，人民厂发运军火的车皮就停驻此地，我曾以武装民兵的身份押运弹药自此出发去南粤军港。

过了阎家渡，九瑞公路（九江至瑞昌）一马平川。从地图上看，这段公路与长江并行。遥遥望去，烟柳朦胧，长江大堤屋舍俨然，炊烟袅袅，一幅安居水墨画。然而，入夏洪峰来临，水势滔滔，田野成泽国，公路沉水底，行道树唯有树梢在水面摇摆。几年后读电大，我们去九江赶考，只能搭渔民小划子，付五角钱作摆渡费，没耽误考试已是上上大吉。

自港口小镇出西南，便是“洗心桥”。黄尘卷车，车上个个灰头土脸若土行孙再世。车往南，路边标牌“赣西北地质队”。此地有金矿、铜矿，规模虽不大，十多年前竟也把山头削去大半。再行，从生机林到赛湖农场，路况最差，印象中数年间坑坑洼洼，行车如行船，非得摇醒瞌睡懵懂一车人不可。一个小时车行36公

进山之路

里，稍停瑞昌十字街口。县城有人民厂一个车间，乘客上下，售票员抄起票夹，九江到厂5角，瑞昌到厂2角5分。

出县城西行6公里，桂林桥下有三国大将程普墓。遥想当年，赣西北几百里方圆也曾金戈铁马，枭雄遍野。九瑞公路至此一分为二，左边去修水、南昌；右边是立肇线。人民厂还须从立肇线进山17公里。驾驶员戏称这段路是“搓板路”。修路工还算勤快，可惜工具几近原始，铲起铁锨把砂石往路中间抛撒，竹帚继之挥扫。晴天漫天扬尘，雨天泥浆翻飞。两车交会愈加小心，唯恐碰擦。我车间一女工就因为搭卡车进城，晕车，头伸出车栏杆呕吐，被对面来车撞破脑壳，一生毁于一旦。

车到高丰镇，开始钻山。山路边有孩子背着书包肩扛红薯去上学，那是住宿的学生和一周的口粮。远处，“老表”趟着水田撒石灰。农民勤苦，土地是命根子，山脚下，黄泥墙上用石灰水刷了标语：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。

山路弯弯，弯到一处我至今叫不上名的村庄，村口有棵大樟树，树枝遒劲，根须虬结，虽老态龙钟，仍雄姿傲立。人民厂人把那村庄叫作“大樟树”。

前路右转是铺头村，路边围有“鸡毛小店”，卖针头线脑煤油蜡烛。我在上海曾偶遇的研究生小邓，那时的她就在山坡下铺头小学念书，家在北山。我笑称她

是“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”。

过了铺头，前方是这条路上最高的山、最险的路。汽车发力“轰隆隆”。此刻，一车人把眼光收紧，盯住车外。右边峭壁高耸，巨石半垂若坠落状；左边悬崖凌空，坡下乱石险滩。但凡遇大雪封山，人民厂车队上下忙碌，又是灌热水发动车辆，又是装防滑链，出厂第一关便爬冰封雪冻此山坡。开车司机水平高下不等。有胸有成竹的，爬坡一气呵成；有脸上挂着紧张的，排档、油门、离合器配合不顺，遇到对面来车更手忙脚乱，骂上一句也是常有的事，直到车子下坡停稳。

班车再越一斜坡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人民厂大门——阳坑口已落眼底。不过，这段四五百米长的下坡路常出事。它不算陡，也不算不陡，加之砂石路坎坷不平，让不少骑车人吃苦头。那年寒冬，我骑着自行车冲下去，一个趔趄，车轮打滑，人从车上飞了出去，本能中双手撑地，皮破血流。如今右手掌依旧嵌有一粒黑沙，算作纪念。

车抵终点，下车，仰望虎头山巅。从那语焉不详的录取通知书，到幕阜山脉阳坑口，“三线厂”成了我的“方寸地”，进山一条路，出山一条路，枭雄叱咤也罢，文人洗心也罢，二十四年国防建设军工活，优质军品源源不断从这条路送往前线，送往部队，任谁都替代不了我们人民厂。



父亲母亲

母亲没有文化，常年操持家务，勉强够得上是“相夫教子”的传统女人。说到我们从小受到母亲的歇后语教育，兄妹几个个个都能够举出不少例子，现在回忆起来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还是那么津津乐道。母亲的教育方法很有特点：几乎每次都会借用一两句歇后语，言简意赅，说得我们口服心服，尽管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那就是歇后语。很小的时候，她告诫我们：“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”

一次，我没有把事情做好，她批评我说：“你这是‘乌龟唱歌——鳖（别）调’，你应该如何如何。”我故意呛她：“乌龟根本不会说话，怎么会唱曲子？”她忍住笑，故意沉下脸：“你别管乌龟会不会真唱曲子，赶紧把你的事情做好！”我猜她也解释不出来，但觉得母亲的歇后语用得还真是地方，我只得老老实实从头来过，直到把事情做满意为止。

儿时，每次期末考试我们几个都看得很重，自己觉得已经很认真对待了，可是拿到学生手册，发现总是难得考上100分，不是这里扣掉2分，就是那里扣掉3分，最令人沮丧的是只有94分，刚刚被排除在优秀之外！给母亲看成成绩时往往被她数落：“你这是‘老妈子放屁——有粗无细！’”说得我们一脸尴尬，懊悔不已。我的粗心毛病还真顽固，直到考进市重点中学才慢慢改掉，当然离不开母亲无数次的歇后语耳提面授。

老人家对我们的教育，感受最深的是要我们珍惜大好时光，好好学习，她有一句口头禅：“什么不要学啊，学个‘痲痲疯’——过河还不要钱哪。”我们几个参加工作以后，仍然坚持学习，老人家的话成为我们的动力，不论工作多么繁忙，家务多么繁重，始终坚持学习，而且尽量多方面涉猎，不断充实自己，实际工作中往往能够触类旁通，绩效明显。我感到母亲是一位颇有文学意味的女人，她说的歇后语，很多后来能够在歇后语词典里找到，甚至现在在我的写作，也有母亲的歇后语影子。母亲用歇后语教育了我们，使我们跨出人生扎实的第一步。

我常常向老人家打探，女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，这些歇后语从何而来？她回答我们，她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是外婆用歇后语教育了她、舅舅和姨妈。母亲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传统美德通过歇后语传承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学会怎样面对人生，她成为我们兄妹最好的启蒙老师。我们成家以后，有时去看望老人家，她还时不时地蹦出几句俗语、歇后语来，例如“石头朝山上背”，讽喻做无用功；“一娘生九等子”，比喻怎么做人主要靠自己；所谓“一等人自成人；二等人教成人；三等人打死不成人”；“你能用竹竿把太阳撑起来？”比喻凡事要抓紧，不可懈怠；“舌头打个滚，出门不折本”，比喻出行须问路，对不了解的事情，不妨问问周围的人。

母亲的歇后语家训

文 / 俞鸿虎

执著

文 / 詹超音

我的孙子已说不来上海话，相当多的上海人因为与外地男女朋友有太多的共餐机会，味蕾早已不啻不怕辣……上海的语言文化、饮食文化，正史无前例地、毫无招架地、塌方式地被“五湖四海”同化了。

老计是异军。他驻守浦东，极其顽强地守护着浦东之音——钹之书，几乎是单兵作战，仍执著。因为，他想用一己之力留住乡情。是很难，但他项背坚实，精气神出众；当然，还有我们——永远忠实的听众。

惬意时光

戊戌春节，我与妻在深圳跟女儿、女婿团圆。

初二，我们一道携外孙蒋勇航赴珠海旅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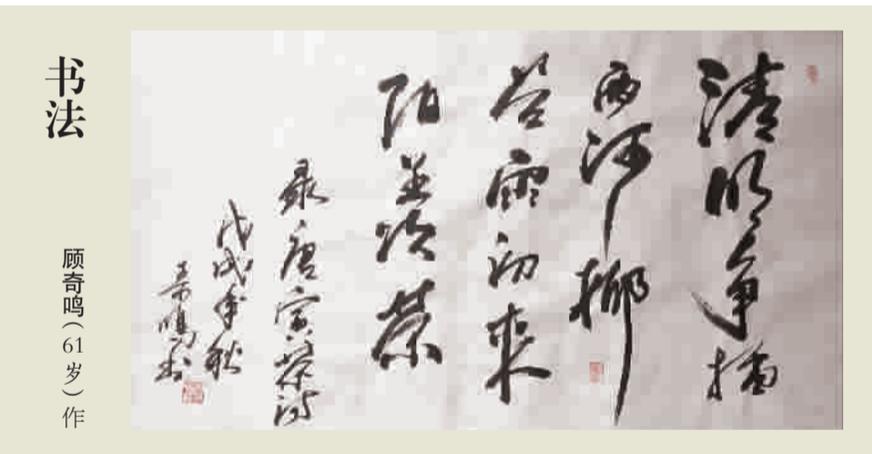
下午14点55分，我们从蛇口港乘轮渡，于辽阔碧绿、波光粼粼的大海行走约一小时，至珠海九州港停泊。船上谋画好行程：先吃海鲜，饭后住宿，翌日游景观景。

下轮渡坐的士疾驰，抵达湾仔码头17点。来不及观赏海边景致及眺望澳门，忙过马路走入对面悠长海鲜街，携行李踏进首个酒家——海角一号。

落座片刻，我随女儿起身去挑选海鲜。

酒家后门院子，海鲜摊点一字排开，如齐整百米长龙，浓浓海鲜味直钻鼻孔。老板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似腔调各异的歌声，紧扣顾客心弦。

海鲜们呢，状态多姿：有的左弹右跳，健者从甲匪跳入乙匪；有的安静“候旨”，肉身藏入坚硬躯壳，仿佛害怕行刑官下达被剖腹断肢煎蒸烹煮之“行刑令”；有的偶尔蹦跶，好似想逃归大海的



湾仔码头

文 / 蒋鸣鸣

“囚徒”，哀叹四面“高墙”无法穿越……几处挑拣议价，购买了蛸子王、花甲、花螺、花蟹、元贝及一条两斤来重海鱼等七八样，交服务员加工。

温热好“古越龙山”花雕，热腾腾海鲜被逐一端上桌面，我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起清新可口的海味。外地过年，菜肴可口，兴奋劲荡漾胸腔。

虽然气候微冷，然而酒热菜美饭饱，身暖心踏实。停箸后出门招的士，朝明日去的“长隆海洋世界”近处落实了酒店。时届19点，返还“湾仔码头”，作澳门环岛夜游。

女婿排队购票。见有“澳门手信”商店，四人直入一家。架上当零食、作礼品的“手信”色彩缤纷、包装诱人，浓香味直扑鼻孔。女儿买一大包，我难拒诱惑也购“老婆饼”、“蛋卷”、“巧克力”三样，计80元。刚出店，孙儿从我手提袋掏出“蛋卷”盒。我笑笑撕开，抽出支上端沾满粉末状肉松蛋卷，满足他口腹之急；再掀开饼盒，与妻共享松软味佳的“老婆饼”。

我边吃边张望。远近人流如织，穿梭往来，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，黑眼睛蓝眼

睛绿眼睛，均表情放松，眼神淡定。然而当目睹数个商店打出“手信十元”的霓虹灯光时，我竟有些许意外——这人潮如同海潮之地，竟也打折促销！想想明白：商场需握住稍纵即逝良机，如同“跑得快”扑克牌游戏，无论手抓大牌小牌，速速发出方为上策。

手握船票随蜿蜒长队挤进轮船，共三层，我们于一楼坐定吃“手信”。待汽笛鸣响，剪水前行，轮船周遭波翻浪滚，海面波光闪烁，两岸灯火璀璨，广播里女声快捷述说着澳门景点。金沙娱乐场、渔人码头、南海观音像、葡京娱乐场、中银大厦、妈祖阁以及“赌王”别墅等景点的彩灯包裹外形，一一晃过，恍如梦境。

环岛夜游难睹“庐山真面目”，于下午打的继续游览。

澳门繁富，地域狭小，寸土寸金。司机说，窄窄两房一厅，月租金过万。妈港居民纷纷涌来珠海购房。下横琴大桥后，司机指指左旁窗外道，澳门大学在此建有校区。澳门原珠海人也想回迁户口。但谈何容易？司机笑笑，不过，也拉动了珠海地价上扬，附近每平米均价已过三四万啦！